

远行
译丛

横越美国

〔美〕约翰·斯坦贝克 著
袁慧芬 译

Travels
with
Charley
In Search of America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Travels with Charley
In Search of America

安阳师范学院图书馆
横越美国书

〔美〕约翰·斯坦贝克 著 麦慧芬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6932

TRAVELS WITH CHARLEY: In Search of America

by John Steinbeck

Copyright © The Curtis Publishing Co., Inc., 1961, 1962

Copyright © John Steinbeck, 1962

Copyright renewed Elaine Steinbeck, Thom Steinbeck, and John Steinbeck IV, 1989, 1990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cIntosh and Otis, Inc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

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横越美国/(美)约翰·斯坦贝克著;麦慧芬译.
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
(远行译丛)

ISBN 978-7-02-011878-6

I. ①横… II. ①约… ②麦… III. ①游记-作品集-
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69616 号

出品人 黄育海
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丽萍
封面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185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9.5 插页 5
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1878-6
定 价 4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 | 第一部 |
| 17 | 第二部 |
| 125 | 第三部 |
| 231 | 第四部 |
| 289 | 附录一 斯坦贝克年表 |
| 294 | 附录二 斯坦贝克重要作品简介 |

第一部

从下午十时开始，我真一直有种冲动想要到别的地方去。当时戒断的大人显然已经向我保证，戒断会让这段冲动平息下来。每岁都证明了其已长大成人时，天来又很治疗这种冲动的令人震惊的事。宁愿中年，有人再次向我保证，再年轻又大一点时，让我冲动的冲动会降下来。现在，我已经五十岁了，或许老迈可以算是心中的渴望，但是什么都没做，就是天出内出，心身已老，依然能够让我脖子上的汗毛竖立，让我的双脚轻踏。像时间不长，引擎的预热声，甚至鞋子踩在路上的摩擦声，都让我想起这种久违的战役，让我喘不过气，手心发汗，背脊肋骨下颤抖。换句话说，我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善，再换句话说，别改不了改变。这个毛病恐怕没救了。这个认知并不在为了要告诉其他人，而是要让我自己了解。

当年轻的初恋开始爱第一个刚爱的男人，而这儿以外的男人又不如更宽，更直，更美妙的时光，这每样没爱的东西或者完全

出发

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我就一直有股冲动想要到其他地方去，当时成熟的大人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，成长会让这股冲动平息下来。等岁月说明了我已长大成人时，大家又说治疗这种冲动的药方叫做中年。年届中年，有人再次向我保证，等年纪更大一点时，这股冲动就会冷却下来，现在，我已经五十八岁了，或许老迈可以浇熄心中的渴望。但是什么都没用了。船笛发出的四声沙哑巨响，依然能够让我脖子上的汗毛竖立、让我的双脚轻踏。喷射机的声音、引擎的预热声，甚至鞋子踩在路上的踢踏声，都能够撩起这种久远的战栗，让我嘴干眼直、手心发热、胃在肋骨窝下翻搅。换句话说，我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善；再换句话说，狗改不了吃屎。这个毛病恐怕没救了。这个认知并不是为了要告诉其他人，而是要让我自己了解。

当浮躁的病毒开始攻陷一个刚毅的男人，而这儿以外的路又似乎更宽、更直、更美妙的时候，遭病毒侵害的受害者首先会

为自己找出一个不得不走出去的正当理由。这对一个经验丰富的流浪汉来说一点都不困难。这种人天生就有一卡车的理由可以任意挑选。下一步,这位受害者必须在时间与空间上计划行程,选择一个方向与目的地。最后,他需要执行这个行程。怎么走、带些什么、待多久。过程中的这个部分一成不变,而且永远都不会变。我之所以把这些说出来,是因为那些天生有流浪因子的新手,譬如怀抱着新孵化出来的罪恶感的十几岁青少年,就不会以为自己是这些过程的创造者了。

行程一旦设计完成,装备也准备完毕,就要付诸实行;这时会出现一个新的因素取代所有焦点。每趟旅行、冒险或探险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,跟其他的旅游不同。旅行有自己的个性、气质、特质与独特性。旅行本身就是一个个体;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个体。所有的计划、安全措施、方法以及强迫性都是没有意义的。好几年之后我们才发现,原来一向都不是我们在主导旅行,而是旅行在带领我们。导游、旅游行程、订位都会毫无转圜又无法避免地彻底消弭旅行的个性。只有在体认出这些道理后,天生存在着流浪因子的人才能放松,并顺其自然;只有了解这些道理,他们心中的挫败感才会消退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旅行就像婚姻:如果想控制,那么一定会出错。把这些说出来以后,我现在觉得舒坦多了,不过只有亲身经历过这些过程的人,才会真正懂得我说的话。

出发之前

我的计划清楚、具体又合理，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。多年来，我曾造访过世界上很多地方。在美国，我住在纽约，或者偶尔在芝加哥或旧金山蜻蜓点水式地稍作停留。但是纽约不完全代表美国，就像巴黎不完全代表法国或伦敦不尽然是英国一样。因此我发现其实我并不认识自己的国家。身为一个写美国故事的美国作家，事实上我写的全都是记忆中的美国，而记忆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残缺不全、偏斜不正的储藏所。我已经许久未曾听过美国说的话，没有闻过美国青草、树木以及下水道的味道，没有见过美国的山丘与流水，也没有看到过美国的颜色与光线的特色了。我对所有变化的知识都来自书本与报纸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感觉过这个国家了。简言之，我一直都在写些其实我并不了解的东西，我觉得这对一个所谓的作家来说，简直就是罪恶。二十五年的时间，扭曲了我的记忆。

我曾经坐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贩售车旅行，那是一辆嘎啦作响的两门货车，车厢的地上铺着垫子。我在人群驻足或聚集的地方停留，听、看、感觉，路上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一幅自己国家的精准图像，图中不精准的地方全都归罪于我的缺失。

因此我决意再细看一次，试着重新发现这块巨大的土地。否则，在写作的过程中，我将无法分辨出较大层面的事实所赖以为基础的小事实是否为真。但是这个决定的确碰上了重大的困

难。过去的二十五年内,大家对我的名字变得相当熟悉。我亲身的经验告诉我,人一旦知道了你的名字,不论他们喜不喜欢你,态度都会有所改变;不论是害羞或是其他在公开场合所显露的态度,反正他们的表现跟平时不一样。因此,在这趟旅行中,我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留在家里。我必须成为一对四处巡游的眼睛或耳朵,成为一种活动的明胶照相感光版。我不能到饭店登记住宿、不能跟认识的人见面、不能访问其他人,甚至不能询问尖锐的问题。更有甚者,两人或更多人的同行,就会妨碍一个区域的生态。所以我必须单独行动,必须像把房子背在背上的随性乌龟一样自给自足。

就因为这些顾虑,我写了封信给一家生产卡车的大公司总部,向他们详述了我的目的与需要。我需要一台三吨半的客货两用车,必须能够在各种严苛的情况下行驶,我还需要在车上盖间像小船船屋一样的屋子。拖车很难在山路上行驶,而且通常没有地方停,即使有空位,也可能是违章停车,除此之外,拖车还受到许多其他限制。到了预定的时间,车子的规格出来了,一部坚固、快速、舒适的车子装了个车顶房——一间小屋子,里面有双人床、四嘴炉、暖气、冰箱、储藏室、防蚊虫的纱窗——完全符合我的需要。夏天,这辆车送到了靠近长岛的萨格港,我的一个小钓鱼区里。我虽然不打算在劳动节^①前出发,因为那时全国人民都要回到正常的作息时

① 美国的劳动节为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。

早点把行李装好、学习如何操作车子。车子送达的时候是八月，那真是个漂亮的东西，强而有力却又柔顺。这辆车几乎跟轿车一样容易操作。因为这趟旅行引起了朋友间一些讽刺的言论，所以我为这辆车命名为“驽骖难得”，你们应该记得，这是堂吉珂德坐骑的名字。

因为我的计划不是秘密，所以在亲朋好友之间引起了一些争议（计划中的旅程总是会出现坚持不同说法的各家顾问）。有人说，因为出版商尽可能到处发送我的照片，所以我不可能在其他人认不出来的情况下到处走动。我要在这儿先声明一下，在这趟一万多英里、跨越三十四州的旅途中，我一次都没被人认出来。我坚信，人必须要在前后一致的环境下才能辨识事物；即使有些人在正常的环境中可能认得出我，他们也不可能认出坐在“驽骖难得”中的我。

有人对我说，把“驽骖难得”的名字用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书写体漆在车身上，会在某些地方引起注意和疑虑。我不知道一路上有多少人认出了这个名字，但我肯定的是，没有人问过我。

接下来，又有人告诉我，一个在国内各地游荡的陌生人的意图会受到询问与怀疑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在车里多带了一把猎枪、两把来福枪以及几根鱼竿；根据我的经验，大家很容易明白一个猎人和钓者的意图，甚至还会给予赞许。事实上，我的打猎生涯已经结束。我不再猎杀或捕捉任何装不进煎锅里的东西；我老了，打猎已经不适合我。结果证明，这些安排纯属过虑。

有人说我的纽约车牌会引起其他人的兴趣，甚至疑虑，因为

车牌是我唯一的外在标示。这些车牌的确引起了其他人的兴趣——在整趟旅程中大概引起过二三十次的注意。但是这类接触都遵循着一套类似下列那种固定不变的模式：

当地居民：“纽约啊？”

我：“对。”

当地居民：“我在一九三八年去过纽约——还是一九三九？爱丽丝，我们去纽约那年是三八年还是三九年？”

爱丽丝：“是三六年。我记得，因为爱佛瑞就是那年过世的。”

当地居民：“反正，我讨厌那个地方。就算你付我钱，我都不愿意住那儿。”

有些人真的担心我独自旅行，怕我遭到攻击、抢劫、殴打。我们国家的道路危险是举世皆知的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承认自己有点愚蠢的恐惧。孤独、默默无闻、没有朋友、缺乏家庭和同伴带来的安全感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。然而事实上根本没有危险。只有在一开始，我感到非常孤单、无助——一种孤零零的感觉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带了一个同行的伴侣——一条名为查理的法国绅士老髯毛狗。实际上，他的全名是狗儿查尔斯(Charles le Chien)^①。他生于巴黎郊外的柏西，在

^① 原文为法语。

法国受训，但是却听得懂一点鬃毛狗英文，他对法文指令的反应非常敏捷。如果不是法文，他就需要经过翻译，反应的速度也会慢下来。他是一只非常大的鬃毛狗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贵族气质，干净的时候透着蓝色。查理是个天生的外交官；他喜爱交涉胜过战斗，或许他并没有其他选择，因为打架不是他的专长。在十年的生命中，他只有一次身陷麻烦——那次他遇到了一条拒绝谈判的狗；查理的右耳在那次战役中少了一块。不过他是一只非常优秀的看家犬——狮子般的吠声让夜晚游荡的陌生人完全无法想象，其实他是一只连陷在纸卷里都无法咬出一条出路的狗。他是个好朋友，也是个旅游的好同伴，他热爱旅游远超过所有他能想象到的活动。如果他在这部纪录中占了很大的篇幅，那也是因为他对这趟旅程贡献良多。狗儿，尤其是像查理这样的外国品种，是陌生人之间的粘合剂。许多在路上发生的对话都有着这样的开头：“这是只什么狗啊？”

与他人开始对谈的技巧，天下皆同。这我很早以前就知道，但这次我又发现，若想吸引注意力、得到协助以及进行对话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迷路。即使是个会一脚踢开自己饿死在街头的母亲以清出一条路的人，也会高兴地花上几个小时，指引一位自称迷路的陌生人一些错误的方向。

飓风唐娜

“弩骅难得”停在我萨格港住处的大橡树下，英挺而设备齐

全，邻居们前来参观，其中还有些我们从不晓得是自己邻居的人。我在他们的眼中，看到了我在这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曾见过的东西——一种想出走、想前进、想出发到随便一个地方，只要是离开这儿的渴望。他们静静谈论自己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够无牵无挂地离开，漫无目的地四处走动。不是要往某个目标前进，而是想摆脱某些事物。这种表情、这种渴望，我在造访过的每一州都看得到。差不多所有美国人都热切渴望离开。有一个大概十三岁的小男孩每天都来报到。他害羞地远远站在一边，注视着“驽骖难得”；他从车门往里面看，还会躺在地上研究车子坚固的弹簧。他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安静的小男孩。他甚至会在晚上跑来直盯着“驽骖难得”瞧。一个星期后，他终于忍不住了。他想要说的话冲破了害羞的藩篱。他对我说：“如果你愿意带我一起去的话，嗯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可以煮饭、洗碗，做所有的事，我还会照顾你。”

我知道他渴望的心情，这对我来说实在不是件开心的事。“我真希望可以带你去，”我说，“可是学校的老师、你的爸爸妈妈，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会说我不可以这么做。”

“我什么都愿意做。”他说。我相信他什么都愿意做。我想他从未放弃过这个希望，一直到我没有带着他出发。他的这个梦，我已经做了一辈子，这种情况是没有解药的。

把旅行行当装上“驽骖难得”是个冗长却开心的过程。我带的东西远比需要用到的多，但当时我并不晓得自己会碰到什么情况。紧急时用到的工具、拖吊缆、小型的滑车组、一套挖掘工

具和铁锹，还有各种修理与制造用的工具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紧急情况下所需的食物。我到西北部的时间很晚，因此会碰上大雪。我准备了至少一个星期分量的紧急食物。水倒不是问题；“驽骖难得”配备了一个三十加仑的水桶。

我想我可能会在路上写点什么，也许是短文，一定会做笔记，当然还少不了信件。我带了白纸、复写纸、打字机、笔、笔记本，除了这些，还有字典、一套袖珍百科全书，以及十几本厚重的参考书籍。我觉得人类自欺的潜力无穷。我很清楚自己几乎从来不做笔记，就算做了笔记，最后不是弄丢，就是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当初写的是什么字。另外，三十年的工作习惯也让我知道自己不能写些正在兴头上的东西。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沉淀。我必须像一位朋友说的那样，“反刍”一段时间后才能消化。尽管有这些自知之明，我依然在“驽骖难得”中塞了足够写十本书的写作文具。我还堆了一百五十磅从没时间看的书——当然，我永远都不会有时间看那些书。罐头、猎枪子弹、来福枪弹匣、工具箱、比实际需要多出许多的衣服、毯子、枕头，以及太多太多的鞋子、靴子、加了尼龙里以因应零度以下气温时的保暖内衣、塑胶碗盘，外加一只塑胶洗碗盆、一桶备用的桶装瓦斯。不胜负荷的弹簧在叹息，车身愈压愈低。现在想起来，每样东西我大概都比实际所需多带了四倍。

话说回来，查理是一只懂人心思的狗。他一辈子到过不少地方，但大多时候都被留置家中。皮箱还没拿出来，他就晓得我们会离家一段较长的时间，这时他会来回不停地走，流露出焦急

的表情、发出低低的哀怨声，从他的年纪看来，他呈现出的是一种轻度的歇斯底里症状。在我准备行当的几个礼拜里，他一直都碍手碍脚，成了个十足的讨厌鬼。有时候还会跑到车子里面躲起来，一动也不动地趴着，试着让自己看起来很小。

劳动节愈来愈近，到时候好几百万名孩童都会回到学校，好几千万名父母也都不会再奔驰于高速公路上。我准备在劳动节后尽快出发。大约就在那个时候，气象报道飓风唐娜一路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出了加勒比海，朝着我们的方向袭来。位于长岛顶端的我们所经历过的情况，足以让大家对唐娜充满敬畏之心。随着飓风的接近，每个人都做好了备战准备。其实我们的小港相当安全，不过不是绝对安全。唐娜朝我们悄悄接近，我在油灯里加满了油、启动了水井的手动控制马达，还绑住了所有会动的东西。我有一艘名叫美丽伊莲的二十二英尺长船屋。我在舱口钉上木条，并把船开到海湾中央，抛下了一个连着半英寸粗铁链的古式巨锚，让船能够随风大力摇摆。除非船首被风扯下来，否则这套装备可以让船在时速一百五十英里的大风内乘风破浪。

唐娜偷偷摸摸地继续接近。唐娜袭击的时候一定会大规模停电，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使用电池的收音机，以掌握最新动态。不过现在我们还多了一层顾虑——待在大树之下的“驽骖难得”。有一次，我做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恶梦，梦里，我看到一棵树当头砸下，像踩死一只小虫般砸烂了车子。因此我把车子驶离可能直接被树砸到的位置，然而那却不表示整个车顶能免于被飞越五十英尺的树砸毁。

大清早，我们从收音机中得知唐娜即将抵达，十点，报道说飓风眼会通过我们这个地方，唐娜将于一点零七分到达——真是精准。海湾非常平静，没有丝毫涟漪，但是海水依然暗沉，美丽伊莲也依然在她停泊的地方娇娆地起伏。

与大多数海湾比较，我们的海湾有相当的屏障，因此许多小船都开进来寻求庇护。我很惶恐地看到很多船主根本不晓得如何下锚。最后有两艘漂亮的小船驶进了港湾，一艘拖着另外一艘。船上的人抛下一个轻锚后就离开了，其中一艘船的船首拴着另一艘的船尾，而两艘船都在美丽伊莲晃动的范围之内。我在自己的码头边取出了扩音器，试着抗议船主的愚蠢行为，不过他们不是没听见，就是搞不清楚状况，再不然就是一点都不在乎。

飓风果然在预报的时间抵达，海水就像一匹黑布般任它撕裂。飓风像拳头一样捶下来。我们在小屋里亲眼看到一棵橡树的整个树顶就这么被击碎。下一阵风紧接着刺穿了屋里最大的一扇窗子。我奋力地用一把斧头转动窗子上的木楔，把风赶出窗外。唐娜初试身手就切断了电源和电话，在我们的意料中，这是一定会发生的情况。我们还预料到会有八英尺高的巨浪。大家看到风像前仆后继的猎犬一样撕扯着陆地与海洋。大树像小草般上下晃动、前后弯腰，受到鞭打的海水冒出一层奶油似的泡沫。有艘船被打离了停泊处，快速滑向岸边，接着又是另外一艘。暖春和初夏才盖好的房子，连二楼窗子都得忍受巨浪的肆虐。我们的小屋位于一个高于海平面三十英尺的小丘上。但是